

浦起龍著

讀杜心解

陳毅署

讀書是苦

讀杜心解

陳
毅
著

第三冊

讀杜心解

陳毅署

讀杜心解卷四

卷四之一（七律） 起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至代宗大曆元年春

《纂年譜》：玄宗開元二十五年，公遊齊、趙。天寶五載，留長安。九載後，皆在長安，時則進三賦，待制集賢院，又召試參選。十四載，授率府參軍。十五載，往鄆州，七月，肅宗改元至德。二載，謁上鳳翔，拜左拾遺，尋還鄆。十月，上還京，公亦至京。乾元元年，任拾遺，六月，司功華州。二年秋，自華州棄官而西，尋入蜀，至成都。上元元年，卜居浣花溪，築草堂。二年，間至新津、青城。代宗寶應元年，到綿州，西川兵亂，因入梓州。廣德元年，往來梓、閬。二年，復歸成都，以嚴武再鎮蜀也。武表爲工部員外，參幕府。永泰元年，辭幕去蜀。

題張氏隱居二首

春山無伴獨相求，伐木丁丁山更幽。澗道餘寒歷冰雪，石門斜日到林丘。不貪夜識金銀氣，遠害朝看麋鹿遊。乘興杳然迷出處，上聲對君疑是泛虛舟。四

○其二爲五律，見三之一。○或云，張即叔明，隱徂徠山，與李白輩號竹溪六逸者。

○鶴云：石門屬齊州。顧

注：石門與澗道對，不必實指其地。

○《天官書》：敗軍場，破國之墟，下有積錢，金寶之上，皆有氣。

○舊

引《莊子》：虛船來觸舟，非本意。

向來以上四着公說，下四着張君說，愚意須翻轉看乃得。蓋詩成於既宿之後，係題壁詩，非訪隱詩也。訪隱則須由我及人，題壁定是因人感己。若認作初到，則「夜識」、「朝看」字如何下？○一寫其人，二寫其居，「獨相求」與「我與我周旋久」，同一筆意。遶屋之「澗道」，「歷冰雪」而猶寒。透隙之斜陽，「到林丘」而遠射。人踪闐然，晚晴相對之景如畫，此正形容其居之幽也。五、六，本贊張也，妙就託宿之餘，見山中浮湧之氣，時現寶光；狂獐之遊，時還決驟。印到張君身上，顯其心地大段乾淨，大段脫洒。以「不食」、「遠害」四字，比類品題，非謂張君識之，張君看之也。句在數中，言超象外。七、八，拍合自身，緊躡「不食」、「遠害」來。公固志存用世者，今見張君恬退如此，不覺心爲之移，欲出焉而有愧斯人，欲處焉而有乖宿願，是以飄搖無着，如「泛虛舟」，不知繫泊誰邊耳。舊以「處」字作本音，「虛舟」貼張君，直使語氣不連。玩一「對」字，有「珠玉在前」之意，不合作「看」字解。

鄭駙馬宅宴洞中○

主家陰洞細烟霧，留客夏簾青琅玕^①。春酒杯濃琥珀薄，冰漿碗碧瑪瑙寒。誤疑茅堂過江麓，已入風磴^②雲端。自是秦樓壓鄭谷^③，時聞雜佩聲珊珊。

○鶴云：臨晉公主，皇甫淑妃所生，下嫁鄭潛曜。顧注：潛曜，鄭虔之姪，公與虔最善，故撰皇甫碑云。○錢箋：《長安志》：蓮花洞，在神禾原，所謂主家陰洞者也。○朱注：此歸長安後所作。○趙曰：詩家多以琅玕比竹。顧注：

此謂簾之色也。○《列仙傳》：秦穆公以女弄玉妻蕭史，日於樓上吹簫作鳳鳴。《漢書》：鄭樸，字子真，隱居於

雲陽縣谷口。

此夏宴也。寫來都有陰涼之色，令人忘暑。此正「主家陰洞」氣象不同處。○一、二，總點，三、四，寫宴，五、六，寫洞中，七、八，復繳醒「主家」。「琥珀」是「酒」，「杯」，「瑪瑙」是「漿」，是「碗」，一色兩耀，精麗絕倫。後四，作一迷一悟

看。洞內林亭，定多山野風味，故用「誤疑」、「已入」字，設爲迷陣，一似杳不知其所之矣。迨佩響遙傳，忽然醒覺，知身在「主家」，故用「自是」字，顯一悟機。此聯又是倒裝法，以「佩聲」作點醒語也。○起四字不雅。《杜蘭》云：「壓」字諧詞。○附《淑妃碑》。

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

后妃之制古矣，而軒轅氏、帝嚳氏次妃之跡，最有可稱，傳乎舊史。然則其義隱，其文略。《周禮》：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。詩人《關雎》風化之始，樂得淑女。蓋所以教本古訓，發皇婦道。居具燕寢之儀，動有環佩之節。進賢才以輔佐君子，不淫色以取媚閭房。雖彤管之地，功過必紀；而金屋之寵，流宕一揆。稽女史之華實，嗣嬪則之清高，亦時有其人，偉夫精選。淑妃，諱□字□□，姓皇甫氏，其先安定人也。惟契封商，於赫有光。伊文祖樹德，於今不忘。必宋之子，莫之與比。伊清風繼代，惠此餘美。夫其系緒蕃衍，絳冕所興，列爲公侯，古有皇父、充石，則其宗可知已。夫其體元消息，經術之美，刊正帝圖，中有玄晏先生，則其家可知已。嗟乎！我有突葉，承權輿矣。我有徽猷，展肅雍矣。積羣玉之氣，自對白虹之天；生五色之毛，不離丹鳳之穴。曾祖烜，皇朝宋州刺史。祖粹，皇朝越州刺史、都督諸軍事。父日休，皇朝左監門衛副率，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。粵在襁褓，體如冰雪，氣象受於天和，詩禮傳於胎教，故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，豈易其容止法度哉！今上昔在春宮之日，詔告良家女，擇視可否，充備淑哲。太妃以內秉純一，外資沈靜。明珠在蚌，水月鮮白。美玉處石，雲崖津潤。結襦而金印相輝，同輦而翠旗交影。由是恩加婉順，品列德儀。雖掖庭三千，爵秩十四，掩六宮以取俊，超羣女以見賢，豈渥澤之不流，曾是不敢以露才揚已，卑以自牧而已。夫如是言，足以厚人倫，化風俗，彌縫坤載之失，夾輔元亨之求。嗚呼！彼蒼也常與善，何有初也不久好，奈何！況妃亦既遭疾，怙如慮往。上以服事最舊，佳人難得，送藥必經於御手，見寢始迴乎天步。月氏使者，空說返魂之香；漢帝夫人，終痛歸來之像。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，十月癸未朔，薨於東京某宮院。春秋四十有二。嗚呼哀哉！望景向夕，禮

華微陰。風驚碧樹，霧重青岑。天子悼履綦之無絕，惜脂粉之凝冷。下麟鳳之銀牀，到梧桐之金井。嗚呼哀哉！厥初權殯於崇政里之公宅，後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己酉，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，禮也。制曰：故德儀皇甫氏，贊道中壺，肅事後庭。孰云疾疢，奄見凋落。永言懿範，用愴於懷。宜登四妃之列，式旌六行之美，可冊贈淑妃。喪事所需，並宜官供。河南尹李適之充使監護。非夫清門華胄，積行累功，序於王者之有始有卒，介於嬪御之不僭不濫，是何存榮沒哀，視有遇之多也！有子曰鄂王，諱瑤，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，有故在疚而卒。豈無樂國？今也則亡，匪降自天，云何吁矣！有女曰臨晉公主，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榮陽鄭潛曜，官曰光祿卿，爵曰駙馬都尉。昔王儉以公主恩，尙帝女爲榮。何晏兼關內侯，是亦晉朝歸美。公主禮承於訓，孝自於心。霜露之感，形於顏色；享祀之數，闕於灑掃。嘗戚然謂左右曰：自我之西，歲陽載紀，彼都之外，道里遐絕。聖慈有蓬萊之深，異縣有松楸之阻。思欲輕舉，安得黃鵠！未議巡豫，徒瞻白雲。望闕塞之風煙，尋常涕泗；懷伊川之陵谷，恐懼遷移。於是下教邑司，爰度碑版。甫忝鄭莊之賓客，遊寶主之園林。以白頭之嵇阮，豈獨步於崔蔡？而野老何知？斯文見託；公子汎愛，壯心未已。不論官閥，過游、夏入文學之科；兼敍哀傷，頤、謝有后妃之誄。銘曰：積氣之清，積陰之靈。漢曲迴月，高堂麗星。驚濤洶洶，過雨冥冥。洗滌蒼翠，誕生娉婷。（其一）婉彼柔惠，迴然開爽。綢繆之故，昔在明兩。恩渥未渝，康哉大往。展如之媛，孰與爭長？（其二）珩珮是加，鞶褕克備。先德後色，累功居位。壺儀孔修，宮教咸遂。王于獎飾，禮亦尊異。（其三）小苑春深，離宮夜逼。池畔臨風，花間度月。同聲未歸，焚香不息。嗚呼變化，惠好終極。（其四）馮相視衽，太史書氣。藏舟晦色，逝水寒文。翠幄成彩，金爐罷燠。燕趙一馬，瀟湘片雲。（其五）恍惚餘跡，蒼茫具美。王子國除，匪他之恥。公主愁思，永懷於彼。日居月諸，丘隴荆杞。（其六）巖巖禹鑿，瀾瀾伊川。列樹拱矣，豐碑闕然。爰謀述作，欵就雕鐫。金石照地，蛟龍下天。（其七）少室東立，緜垣西走。佛寺在前，宮橋在後。維山有麓，與碑不朽。維水有源，與詞永久。（其八）

城西陂泛舟

青蛾皓齒在樓船，橫笛短簫悲遠天。春風自信牙檣動，遲日徐看錦纜牽。魚吹細浪搖歌扇，燕蹴飛花落舞筵。不有小舟能蕩槳，百壺那送酒如泉。

統觀公詩，或陪貴遊，或觀聲妓，未有不明列主賓，兼寓襟抱者。即其獨賞之篇，亦有貼身之句。此獨全然無所敘述，其必隱然有所感歎矣，意蓋在於諸楊也。開口瞥然云「青蛾皓齒在樓船」，其人便是御樓船之主人，非即謂歌扇舞衣一輩人也。中四，鋪寫水嬉之盛，滿眼嬌憨蕩佚，都爲個人烘染。結云「不有」、「云」那送，乃指點之詞，言只此供宴之需，費幾許舟船如織，猶所云「御廚絡繹送八珍」也。與《麗人行》參看自得。諸楊於曲江、華清，嬉遊無度，則西陂可以例推。試思身自泛舟，必無此沒頭之體，顧注謂泛詠士女遊觀，則起筆亦不須如此鄭重。

贈田九判官梁丘

崆峒使節上青霄

①

河隴降王款聖朝

②

宛馬總肥春

一作秦

苜蓿

③

將軍只數漢

一作霍

嫖姚

④

陳留阮瑀誰爭長

⑤

京兆田郎早見招

⑥

麾下賴君才並美

一作入

獨能無意向漁樵

⑦

①朱氏引《唐書》：哥舒翰討祿山，以梁丘充行軍司馬。此祿山反後事，與詩不合。時翰方鎮隴右，梁丘已列翰幕，或以使事來朝，公贈之也。

②《唐書》：隴右道，有崆峒山。按：使節，指哥舒。

③《唐書》：天寶十二載秋，翰擊吐蕃，悉收九曲部落。《王忠禮傳》：十三載，吐谷渾款塞，詔翰應接之。

④《漢書》：霍去病爲嫖姚校尉。

⑤《魏志》：陳留阮瑀，字元瑜，太祖辟爲軍謀祭酒，管記室。仇注：阮瑀，指高適。按：適是時，充翰府掌書記。

郎，容儀端正。靈帝目送之，題柱曰：「堂堂乎張，京兆田郎。」

贈田九也，先頌哥舒，何？翰，其主帥也。翰開軍閫，收蓄英豪之地也。故「宛馬」句微領此意，已打通下節矣。仇氏以「阮瑀」指高適，最爲讀書具眼。他日「送蔡希魯還隴右因寄高詩」云：「因君問消息，好在阮元瑜。」亦以是稱之矣，以其居記室之職，故舉以爲比也。「誰爭長」而「早見招」者，見高適才高，宜爲當路所忌，而「田郎早招」致之。田必嘗薦高於翰，故云，蓋欲以高爲己例也。結聯露意。公嘗贈哥舒詩云：「防身一長劍，將欲倚崆峒。」與此同旨，此必參選未得官時詩也。○用事典切，煉句高渾，律詩正法眼藏。

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

獻納司存雨露邊一作偏，地分清切任才賢。舍人退食收封事，宮女開函捧御筵一作近。曉漏

追趨青瑣闥，晴窗點檢白雲篇。揚雄更有河東賦，唯待吹噓送上天。

○《唐書》：置獻納以受四方之書，以諫議一人充使。天寶中，改爲獻納使。又，仗下議政事，置起居舍人，分侍左右秉筆。《演義》：田必起居而兼獻納。

○《唐書》：內官有掌書三人，掌宣傳啓奏。

○《宮闕簿》：青瑣門在南

宮。○《揚雄傳》：上陟西岳，以望八荒，迹殷周之虛，思唐虞之風。雄還，上《河東賦》以勸。

公獻三賦後，無所遇合，更欲上《封西岳賦》，故贈此詩。妙將獻納、起居兩職，羅文說下，益顯其清要有力。獻納，外班也，而得近雨露，何哉？以其爲起居清切之班之所兼任耳。既兼獻納矣，則記錄之「舍人」，且得「退食收封事」，傳進御筵矣。其兼綰要職如此，是以入「趨瑣闥」，仗前之筆斯簪；出「檢雲篇」，壓內之章待奏。則夫懷才欲獻之士，得不喁喁翹首哉！落到進賦，一筆便足。「白雲篇」，渾融得好，若黏用上書字面，便呆。○附封西岳賦并表。

進封西岳賦表

臣甫言：臣本杜陵諸生，年過四十，經術淺陋。進無補於明時，退嘗困於衣食，蓋長安一匹夫耳。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，幸得奏賦，待罪於集賢。委學官試文章，再降恩澤。仍猥以臣名實相副，送隸有司，參列選序。然臣之本分，甘棄置永休，望不及此。豈意頭白之後，竟以短篇隻字，遂會聞徹宸極，一動人主。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、貧窮好學者已。在臣光榮，雖死萬足。至於仕進，非敢望也。日夜憂迫，復未知何以上答聖慈，明臣子之效。況臣常有肺氣之疾，恐忽復先草露，塗糞土，所懷冥寞，孤負皇恩。敢據竭憤懣，領略不則，作《封西岳賦》一首以勸，所觀明主覽而留意焉。先是御製岳碑文之卒章曰：待余安人治國，然後徐思其事。此蓋陛下之至謙也。今茲人安是已。今茲國富是已。況符瑞翕集，福應交至，何翠華之默默乎？維岳固陛下本命，以永嗣業；維岳授陛下元弼，克生司空。斯又不可寢已。伏惟天子霑然留意焉。春將披圖視典，冬乃展采錯事。日尙浩闊，人匪勞止。庶可試哉！微臣不任區區懇到之極，謹詣延恩獻獻納，奉表進賦以聞。臣甫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謹言。

封西岳賦 并序

上既封泰山之後，三十年間，車轍馬跡，至於太原，還於長安。時或謁太廟，祭南郊，每歲孟冬，巡幸溫泉而已。聖主以爲王者之體，告厥成功，止於岱宗可矣。故不肯到崆峒，訪具茨，驅八駿於崑崙，親射蛟於江水，始爲天子之能事，壯觀焉爾。況行在供給，蕭然煩費。或至作歌有慚於從官，誅求坐殺於長吏。甚非主上執玄祖醇醴之道，端拱御蒼生之意。大哉聖哲，垂萬代則。蓋上古之君，皆用此也。然臣甫愚，竊以古者，疆場有常處，贊見有常儀，則備乎玉帛，而財不匱乏矣；動乎車輿，而人不愁痛矣。雖東岱五岳之長，足以勒崇垂鴻，與山石無極。伊太華最爲難上，至於封禪之事，獨軒轅氏得之，夫七十二君，罕能兼之矣。其餘或蹶踣風雲，碑版祠廟，終么麼不足追數。今聖主功格軒轅氏，業纂七十二君，風雨所及，日月所照，莫不砥礪。華，近甸也，其可愿乎！比歲鴻生巨儒之徒，誦古史，引時義云「國家土德，與黃帝合。主上本命，與金天合。」而守闕者亦百數。天子寢不報，蓋謙如也。頃或詔厥郡國，掃除曾嶺，雖羣蓋可

薄乎蒼穹，而銀字未藏於金氣。臣甫誠薄劣，不勝區區吟咏之極，故作《封西岳賦》以勸。賦之義，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，實觀聖意因有感動焉。其詞曰：

惟時孟冬，百工乃休。上將陟西岳，覽八荒。御白帝之都，見金天之王。既刊石乎岱宗，又合符乎軒皇。茲事體大，越不可載已。先是禮官草具其儀，各有典司。俯叶吉日，欽若神祇。而千乘萬騎，已螭略怡偃，屈矯陸離，惟君所之。然後拭翠鳳之駕，開日月之旗。撞鴻鐘，發雷輶。辨格澤之修平，決河漢之淋漓。彌天狼之威弧，墜魍魎之霏霏。赤松前驅，彭祖後馳。方明夾轂，昌寓侍衣。山靈秉鉞而踉蹌，海若護蹕而參差。風馭冉以縱橫，雲螭縈而遲跼。地軸軋軋，殷以下折。原隰草木，儼而東飛。岐梁閃倏，涇渭反覆。而天府載萬侯之玉，上方具左轟黃屋，已焜煌於山足矣。乘輿尚鳴鸞和，儲精澹慮。華蓋之大角低回，北斗之七星皆去。屈蒼山而信宿，屯絕壁之清曙。既臻夫陰宮，犀象辟几，戈鋌鏖窄，飄飄蕭蕭，洵洵如也。於是太一抱式，玄冥司直，天子乃宿被齋，就登陟。駢素蚪，超勦芳。天語祕而不可知，代欲聞而不可得。柴燎上達，神光充塞。泥金乎菡萏之南，刻石乎青冥之北。上意由是茫然，延降天老，與之相識。問太微之所居，稽上帝之遺則。颯弭節以徘徊，撫八紘而默黑。忽風翻而景倒，澹殊狀而異色。問若囊祛開帷，下辨宸極者。久之，雲氣蒼以迴複，山嶢嶢而未息。祀事孔明，有嚴有翼。神保是格，時萬時億。爾乃駐飛龍之秋秋，詔王屬以中休。觀羣后於高掌之下，張大樂於洪河之洲。芬樹羽林，莽不可收。千人舞，萬人謳。麒麟踐踐而在郊，鳳凰蔚跂而來遊。雷公伐鼓而揮汗，地祇被震而悲愁。樂師拊石而具發，激越乎遐陬。羣山爲之相峽，萬穴爲之倒流，又不可得載已。久而景移樂闋，上悠然垂思曰：嗟乎！余昔歲封泰山，禪梁父。以爲王者成功，已纂終古。嘗鑒前史，至於周穆、漢武，豫遊寥闊，亦所不取。惟此西岳，作鎮三輔，非無意乎？頃者，猶恐百姓不足，人所疾苦，未暇遑斯玉帛，考乃鐘鼓。是以視岳於諸侯，錫神以茅土。豈惟壯設險於甸服，報西成之農扈。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，答應時之風雨者矣。今茲冢宰庶尹、醇儒碩生，僉曰：黃帝顓頊，乘龍游乎四海，發軔匪乎六合，竹帛有云，得非古之聖君。而太華最爲

難上，故封禪之事，鬱沒罕聞。以予在位，發祥隕祉者，焉可勝紀。而不得已，遂建翠華之旗，用塞雲臺之議。矧乎殊方奔走，萬國皆至。玄元從助，清廟獻歆也。臣甫舞手蹈足曰：大哉樂乎！真天子之表，奉天爲子者已，不然，何數千萬載，獨繼軒轅氏之美，彼七十二君，又曷能臻此。蓋知明主，聖罔不克正，功罔不克成。放百靈，歸華清。

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爲面別情見於詩①

鄭公樛散鬢成一作絲，酒後常稱老畫師。萬里傷心嚴譴日，百年垂死中興時。蒼惶一作伶俜已

就長途往，邂逅無端出餞遲。便與先生應永訣，九重泉路一作下盡交期。

①《通鑑》：肅宗至德二載，詔陷賊官六等定罪，次三等者流貶。按：台州，今爲府。○鄭被譴日，疑公方自鄜來，尙未到京。

詩從肺腑流出。四聯兩飄灑，兩沈痛，相間成章。一、二題前。三、四，還題中臨老貶台，妙着「中興時」三字，人沐更新雨露，鄭偏自外栽培也。五、六，還題中「闕爲面別」。七、八，更透題後。若應酬家數，但祝其旦夕還朝耳。胥鈔云：純是淚點，都無墨痕。

臘日①

臘日常年一作年年暖尙遙，今年臘日凍全消。侵陵雪色還萱草，漏洩春光有柳條。縱酒欲謀良

長一作夜醉，歸家初散一作放紫宸朝。口脂面藥隨恩澤，翠管銀罌下九霄②。

①趙大綱《測旨》：唐以大寒後辰日爲臘。

②《酉陽雜俎》：臘日賜口脂、臘脂，盛以碧鏤牙筒。

二載冬還朝，仍任拾遺。適遇臘暖，又霽恩賜而作。杜七律多有開宋調者，此亦是。

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爲面別情見於詩 臘日

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^①

五夜漏聲催曉箭^②，九重春色醉仙桃^③。旌旗日暖龍蛇動，宮殿風微燕雀高。朝罷香煙攜滿袖，詩成珠玉在揮毫。欲知世掌絲綸美，池上于今有鳳毛^④。

①《唐書》：賈曾拜中書舍人，子至，字幼隣，從幸蜀，拜起居舍人、知制誥。帝傳位，至撰冊進稿。帝曰：「昔先天誥命，乃父所爲，今又爾爲之，可謂濟美矣。」《雅錄》：唐有三大內，太極宮在西，故名西內。大明宮在東，故名東內。別有興慶宮，號南內。三內更迭受朝，而大明最數。○入乾元元年。

者，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。殷鑒《刻漏法》：鑄金爲司晨，具衣冠，以左手抱箭，右手指刻。②仇注：唐時殿庭，多植

桃柳。朱注：春色之機，桃花如醉，以在禁內，故曰「仙桃」，非用王母事。

④《宋書》：謝鳳子超宗，有文詞，帝謂

謝莊曰：「超宗殊有鳳毛。」

一，言早。二，言入朝處。三、四，宮前景。而「朝」字正面，已藏在兩句下三字內，故第五徑接「朝罷」，此下俱貼和賈說。黃生曰：唐賢和詩，必見出和意，王、岑二結，並歸美於賈。少陵後半特全注之，此格律深老處。且王結美掌綸，岑結美倡詠，惟杜兼及之。又顯其世職，寫意周到。○楊仲弘曰：賈至諸公《早朝》篇，雄深嚴整，宮商迭奏，音韻鏗鏘，熟之可洗寒儉。愚按：前人優劣諸詩之說，各持所見，不敢妄採，第並列三詩於左。

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

賈至

銀燭朝天紫陌長，禁城春色曉蒼蒼。千條弱柳垂青瑣，百轉流鶯遶建章。劍佩聲隨玉墀步，衣冠身惹御爐香。共沐恩波鳳池裏，朝朝染翰侍君王。

和前

王維

絳幘雞人報曉籌，尙衣方進翠雲裘。九天闔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。日色纔臨仙掌動，香煙欲傍袞龍浮。朝罷須裁五色詔，珮聲歸到鳳池頭。

和前

岑參

雞鳴紫陌曙光寒，鸞轉皇州春色闌。金闕曉鐘開萬戶，玉階仙仗擁千官。花迎劍佩星初落，柳拂旌旗露未乾。獨有鳳凰池上客，陽春一曲和皆難。

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

天門日射黃金榜，春殿晴曛赤羽旗。宮草霏霏一作微微承委珮，鑪煙細細駐游絲。雲近蓬萊常

五色，雪殘鵲鵲亦多時。侍臣緩步歸青瑣，退食從容出每遲。

①《唐會要》：宣政，正衙殿也。《六典》：殿東有東上閣門，西有西上閣門。朱注：東閣門，門下省在焉。西閣門，中書省在焉。公爲左拾遺，屬門下，故出左掖。

②《唐會要》：貞觀間，營永安宮，後改蓬萊宮。咸亨初，改含元殿，又爲大明宮。按：詩特以仙居比帝居耳。

③《上林賦》：過鵲鵲，望露寒。注：皆觀名，在雲陽甘泉宮外。

紫宸殿退朝口號

戶外昭容紫袖垂，雙瞻御座引朝儀。香飄合殿春風轉，花覆千官淑景移。晝漏稀聞高閣

別作
報，天顏有喜近臣知。宮中每出歸東省，會送夔龍集鳳池。

○《六典》：內朝正殿也。《雍錄》：含元之北爲宣政，宣政之北爲紫宸。楊慎曰：唐之朝制：宣政，前殿也，謂之衙。衙有仗。紫宸，便殿也，謂之閣。不御前殿而御紫宸，謂之入閣。按：閣，《五代史》作閣。○唐制：昭容，正二品，

係九嬪。《西陽雜俎》：閣門有宮人垂帛引百僚。或云自則天，或言因後魏。據《開元禮疏》，晉康獻后臨朝，不坐，

則宮人傳百僚拜，周、隋相沿。○朱注謂外庭報漏，黃生謂禁中報漏。未知孰是？

○仇云：諫官隨宰相

入，得近御前。

⑤即左掖。

⑥上官儀表：接武夔龍，簪羽鶴驚。《晉中興書》：荀勗從中書監遷尙書令，有

賀之，曰：「奪我鳳凰池，何賀耶？」

確是詠內朝也。一、二，初御殿時。顧注：「袖垂」爲僂僂，「雙瞻」爲分行。愚按：「瞻座」爲側向，「引儀」爲傳呼。顧以二

句單指導駕，愚謂總領設朝也。三，言殿上受朝。四，言殿下朝班。五，見深邃，切便殿。六，見近君，切拾遺。七，始退。

八，退後餘波。○氣象似遜和賈，而委蛇丰度過之。

題省中壁

掖垣竹埤

音皮

梧十尋①，洞門對雪

正異作霽

常陰陰②。

落花遊絲白日靜，鳴鳩乳燕青春深。

腐儒

衰晚謬通籍，退食遲迴違寸心。袞職曾無一字補，許身愧比雙南金③。

○蔡曰：竹埤，言編竹爲儲胥，若城埤然。愚按：如今竹籬、竹屏之類，餘說俱謬。

①《正異》：《吳都賦》：「玉堂對

霽，石室相距。」《說文》：霽，屋水流也。按：此改雪作霽，亦通。但「對雪」字須活看。洞門所對，即埤間植梧之處，

其處或有牆隅石罅之雪，積而未銷。觀《晚出左掖》詩「樓雪融城溼」，亦一時之作，知此時春雪方晴也。

③張

載《擬四愁詩》：美人贈我綠綺琴，何以報之雙南金。

省中春雪新晴時作。「常陰陰」，從「梧十尋」見出。「靜」字、「深」字，都從「常陰陰」見出。生意、樂意、恬適意，毫端流

露，而省院之清邃，悠然可想也。下四，寫懷，又是純臣心事。

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

雀啄江頭黃柳花，鵝鵲鵲滿晴沙。自知白髮非春事，且盡芳樽戀物華。近侍即今難浪跡，此身那得更無家？丈人才力猶強健，豈傍青門學種瓜？

朱云：時已有去官之志。按：首二，即所謂「春事」「物華」也。三、四，由言以貼「陪飲」，而感已動矣，故五、六又申其感。拾遺近君，非祿仕之官，故「難浪跡」。洛陽舊宅當殘破之後，故曰「無家」。觀日後漸向西去，可知故鄉不可居矣。七、八，以鄭形已，時雖在位，必有不得行其志者，姑以年老託言，實未甚老也。

曲江二首

一片花飛減卻春，風飄萬點正愁人。且看欲盡花經^{一作驚}眼，莫厭傷多酒入唇。江上小堂^{一作棠}巢翡翠，苑邊高冢臥麒麟。細推物理須行樂，何事^{一作用}浮榮^{一作名}絆此身？

二詩之旨，亦與《陪鄭八》略同。此章言物理推遷，且須遣之於酒。五、六，整鍊，極振得起，要即是「經眼」、「愁人」之意。「推物理」，「花飛」「巢」「臥」，俱該。「須行樂」，把酒入唇莫緩也。

朝回日日典春衣，每日^{恐向字之譌}江頭盡醉歸。酒債尋常行處有，人生七十古來稀。穿花蛺蝶

深深見^{一作舞}，點水蜻蜓款款^{一作緩}飛。傳語風光共流轉，暫時相賞莫相違。

次章，言典衣盡醉，正因光景易流耳，與前章作往復羅文勢。結依《演義》作寄語風光解，言爾只管「共」物情「流轉」，豈知人生「相賞」，乃「暫時」事，爾「莫」便「相違」也。

曲江對酒

苑外江頭坐不歸，水精春

一作宮

殿轉霏微。

桃花細逐楊

一作梨

花落，

黃鳥時兼白鳥飛。

縱飲

久判人共棄，懶朝眞與世相違。

吏情更覺滄洲遠，老大徒傷

一作悲

未拂衣。

①《述異記》：闔閭構水精宮。《說詩》：借言宮殿近水。

②《南史·王僧虔傳》：如見惡，當拂衣去耳。

亦與前詩同旨。

曲江對雨

城上春雲覆苑牆，江亭晚色靜年芳。

一作脂

淫，水荇牽風翠帶長。

龍武新軍深

一作經

駐輦，芙蓉別殿漫焚香。

何時詔此金錢會？

暫醉佳人錦瑟傍。

①《唐·兵志》：高宗置左右羽林軍，玄宗改爲龍武軍，肅宗至德二載，置神武軍。《雍錄》：唐諱虎，故曰龍武。

②《唐·地理志》：興慶宮，謂之南內。築夾城，入芙蓉園。仇注：園與曲江相接。按：上皇時居南內。

③顧注：

《舊書》：開元間，宴王公百寮，令左右於門下撒金錢，許中書五品及諸司五品以上爭拾之。

④《劇談錄》：開元

中，上已賜宴，臣僚會於曲江山亭，恩賜教坊聲樂。

是詩不與諸篇一例，神遠思深，憶上皇也。「對雨」則景益寂寥，故回首繁華，不堪俯仰。只一「靜」字，籠通首。首句便含靜意。朱瀚曰：上半寫雨景之荒涼，新經喪亂也。下半傷南內之寂寞，向曾受知也。「花著雨」，見苑中車馬闐然。

「荇牽風」，見江上綵舟絕迹。上皇平韋氏，改龍武軍，今日「深駐輦」，不自臨闕矣。又常從夾城達芙蓉園，今日「漫焚香」，無復遊幸矣。於掉尾拈一「詔」字，露出本意，含無限低徊。愚按：「詔」字宜貼肅宗說，深望其續舉此會，以慰親